

伦洋书坊

房龙文集



VAN
LOON'S LIVES

天堂对话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张文 等译

北京出版社

天堂对话

VAN LOON'S

LIVES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张文 等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对话/[美]房龙(Van Loon, H. W.)著;张文等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5
(房龙文集)

ISBN 7-200-03702-8

I. 天… II. ①房… ②张… III. 思想史-世界-通俗读物 IV. B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2893 号

《天堂对话》(VAN LOON'S LIVES)根据美国 SIMON AND SCHUSTER, INC. 1942 年版

伦洋书坊·房龙文集

天堂对话

TIANTANG DUIHUA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张文 等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1092 18 开本 26.5 印张 647 000 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2 版 200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8 001-13 000

ISBN 7-200-03702-8

I·572 定价:15.00 元

向无知与偏执挑战

钱满素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年—1944年)一生中出版了三十余种书籍,单枪匹马地将人类各方面的历史几乎全都复述一遍。如此浩大的工程由他一个人来完成,真令人钦佩他以有涯之生向无涯之知挑战的勇气。

房龙不是深奥的理论家,但却未必没有自己的体系与思想。他的著述包括《宽容》《人类的故事》《文明的开端》《奇迹与人》《圣经的故事》《发明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伦勃朗的人生苦旅》等,选择的题目基本是围绕人类生存发展最本质的问题,贯穿其中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

知识就是力量,但无知同样也是力量。当千百万民众被无知与偏执驱使时,他们干的蠢事还少吗?虽然人类的经验与思索已经记录在案,本可引以为戒,但历史却仍然不断地在重复自己,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诸多原因中,知识的不够普及至少也是一种,有多少人能天天坐在图书馆中去研读人类的文字积累呢?理论玄妙得高不可攀,历史悠久得令人生畏,知识浩瀚得一望无边,理论注定是极少数人的专利。

但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少数人掌握的知识若不能为大众所分享,就不会有人民的觉醒和人类的进步。鲁迅笔下,作为精英的夏瑜所能奉献给华老栓之辈的,只是他被砍头时流下的鲜血。一个民族要孕育少数精英容易,要提高整体素质却很难。普及工作是艰巨而伟大的,是一项民族和人类赖以发展的事业。房龙着眼于此,一生致力于此。他以生动简洁的语言,自配插图,将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所应具备的科学人文知识复述得精彩扼要,其中还不时闪烁着他的真知灼见。在普及现代知识的同时,他也普及了现代意识。

人们往往一辈子钻在本行的微观世界里,忽略和疏离了宏观世界,因而失去对世界和自己的平衡感觉,甚至陷入极端。阅读房龙的著作,听听他从“我碰巧属于哺乳动物种族”的角度

来叙述的宇宙、人类的故事，也许可以重新摆正各种事物在心目中的合适位置，保持自己与世界的正常联系。

房龙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虽然作为一个过了二十岁才移居美国的荷兰人，他不可避免地更多写到他熟悉的西方，也更钟情于他的故国，但他决不是西方中心论者。他一直在努力从人类的眼光来观察和叙述，超越地区的、宗教的、党派的和种族的偏见。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包括那种为了给本民族增光而歪曲事实的超爱国主义。房龙的这种观点发展到最成熟的形式就是他的《宽容》一书——宽容，是他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他最杰出的贡献。

人类从一种野蛮生物开始，为摆脱野蛮，必然经历一个野蛮的过程。在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是正常状态。统治人类原始社会的也只有一个信条，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也是为此奋斗争夺的历史。每个群体为求生存，都必须制定许多强制和禁忌，对与自己不同的异类保持高度的怀疑、警惕和排斥。所以房龙说，不宽容不过是人的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宽容与专横之争贯穿人类的历史，今天的异教徒明天成了正统，又马上成为其他持异见者的死敌。耶稣以身殉道，提倡爱人如己，四海之内皆兄弟，突破了犹太教的狭隘与偏执，但基督教得势后，照样设立自己的宗教法庭，大肆迫害异端。红衣主教们还时不时地增扩“禁书目录”，妄图阻止求知的欲望和知识的传播。种族间、阶级间、政治派别间、宗教团体间互不相容，从一种不宽容到另一种不宽容，厮杀争斗了多少个世纪。悲壮也罢，惨烈也罢，这一切都不是无端而生，而是人类走向文明所不得不经历的血与剑的洗礼。幸运的是，当其他动物永远只能停留在丛林原则时，智慧的人类毕竟慢慢悟出了宽容的道理，提出以理解、关爱和宽容来取代偏执、仇恨和迫害。

房龙说得好，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不宽容的根子就在于自诩正确的思维，在自以为唯一正确和永远正确的人看来，宽容就是宽容错误和邪恶，就是道德的沦丧。有史以来，所有的不宽容都是以“上帝”或“真理”的名义在向“谬误”开战，真理是唯一的，而且只有自己掌握了它。文艺复兴迎来了观念的变化，怀疑和探索的精神抬头了。随之无休止的宗教战争终于使一些人明白，谁又能独占《圣经》的含义呢？真理不能被垄断，灵魂拯救的道路也许不止一条，对信仰和思想的最后评判权还是留给上帝吧，政府无权干涉宗教，让所有的信念都享有同等的权利。

房龙注意到，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与独立思考程度成正比。在历史上，贸易所带来的平等和交流往往使这些地区 and 国家的人民最容易接受宽容的道理。宽容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当然首先是指官方的宽容。但是，公众和个人的宽容是官方宽容的社会基础，很难想象由宽容的个人所组成的宽容的大众会产生或容忍一个不宽容的官方。说到底，提高国民素质是建立一个宽容社会的根本。

二战中，房龙主张的民主、理性、宽容与法西斯的专制、强暴、黑暗势不两立，他积极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在电台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为批驳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写下了针锋相对的《我们的奋斗》。令他愤慨的是，巫师们还在搅拌那装满仇恨的大锅，“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不宽容比中世纪又胜一筹”。对当时通行于世的一些基本准则，他深

感怀疑忧虑,总是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启发人们思考:在人类文明各种可能的形式中,它们是否是最佳选择?房龙的所作所为正像他自己描绘过的伊拉斯谟:“他像个巨大的海狸,日夜不停地筑造理智和知识的堤坝,惨淡地希望能挡住不断上涨的无知和偏执的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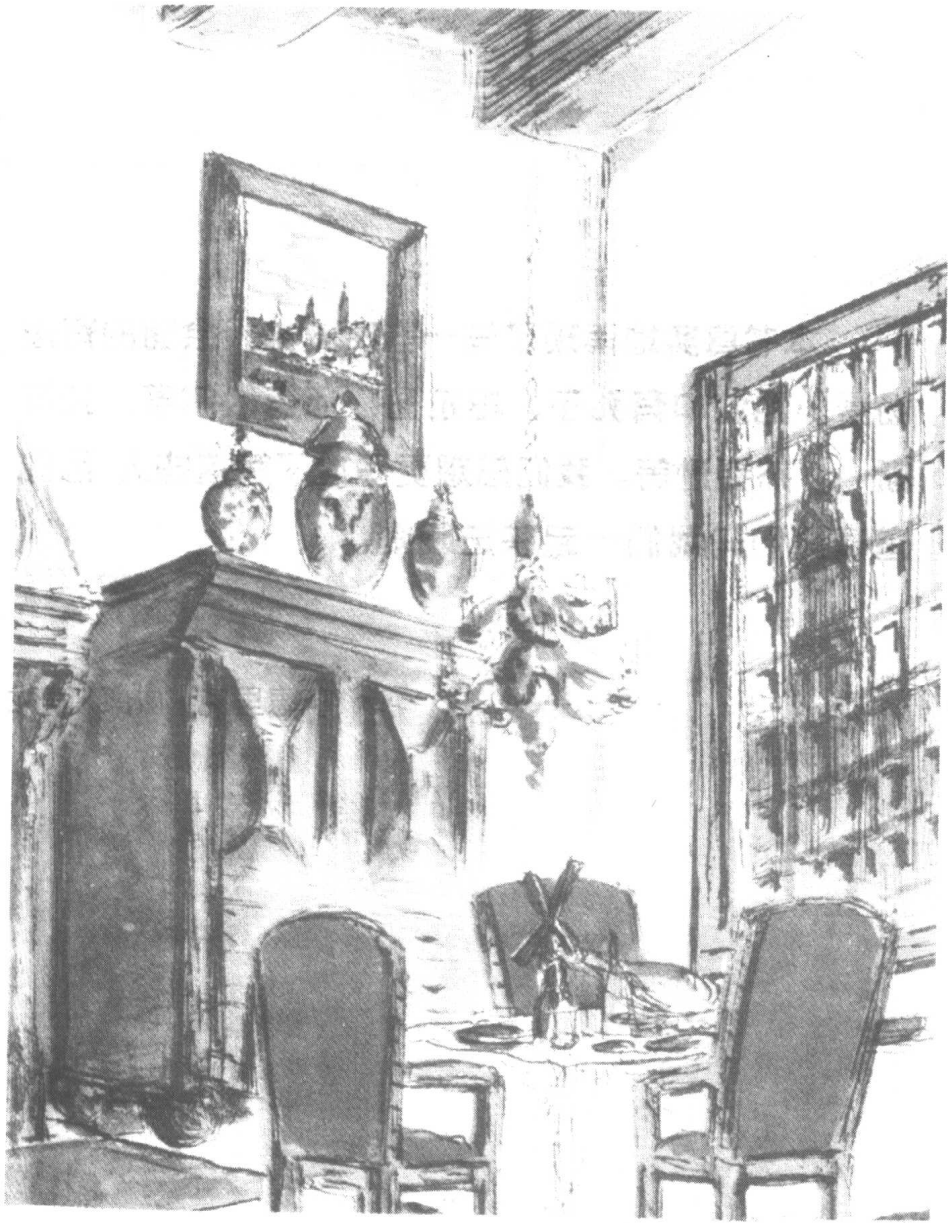
房龙的著作在出版当时,便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文字,产生了相当影响。久违了近半个世纪,房龙的著作又被国人重新发现,陆续出版,社会反响热烈。当然,书中某些见解囿于时代局限而留下的偏颇,今天的读者自会辨识。北京出版社有感于房龙的文化意义,为便利读者,首次将他的主要作品八种汇编成集,特邀有翻译经验的高校教师认真重译。编译者态度严谨,力求译文质高味浓。我相信,他们的努力将不负读者厚望。

1998年11月

(钱满素女士,1946年生于上海,199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本书真实地再现了与一些历史名人会面的有趣场景。他们中有孔子、柏拉图，还有伏尔泰、托马斯·杰斐逊等。我们总想更多地了解这些人，因此邀请他们与我们一起共进晚餐。

.....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本书主要人物

- 亨德里克——作者（即房龙）
- 吉米（女）——作者的妻子
- 费里茨——作者的朋友
- 乔·弗琳达（女）——厨师
- 海因——乔的丈夫
- 露西娅·范·丹姆（女）——作者的朋友
- 努德尔——作者和吉米的儿子
- 卡特耶（女）——仆人
- 佩雷斯——维勒城警官



VAN LOON

写给爱较真的读者

在阅读本书时读者可能会碰到一些与时代不合的说法，对此作者有充分的认识。但是，在这本书里，作者希望已故并被埋葬了上千年的人讨论他们爱吃小牛排而不是八宝鲤鱼，并试图以距今 20 代人之前已被遗忘的模糊不清的神学观点来与读者一起消磨时光。因此，有这种情况也是难免的，还望读者海涵。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客 人 名 单

以及客人出现在本书中的章节

安徒生, H. C. , 1805—1875

巴赫, J. S. , 1685—1750

巴伦支, W. , ? —1597

贝多芬, L. , 1770—1827

勃鲁盖尔, P. , 1525? —1569

佛陀 (乔达摩·悉达多), 约公元前 568—公元前 488

塞万提斯, M. , 1547—1616

查理十二世, 瑞典国王, 1682—1718

肖邦, F. F. , 1810—1849

孔夫子, 约公元前 551—公元前 478

但丁, A. , 1265—1321

笛卡尔, R. , 1596—1650

狄更生, E. , 1830—1886

伊丽莎白, 英国女王, 1533—1603

爱默生, R. , 1803—1882

伊拉斯谟, D. , 1466—1536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约 1182—1226

富兰克林, B. , 1706—1790

海姆斯科克, J. , 1567—1607

第一位发明家

杰斐逊, T. , 1743—1826

达·芬奇, L. , 1452—1519

被历史遗忘的孩子们:

爱德华五世, 1470—1483

路易十七, 1785—1795?

查理·约克公爵, ? —1483

弗吉尼亚·戴尔, 1587—?

莫里哀, 1622—1673

第 11 章

第 4 章

第 20 章

第 12 章

第 4 章

第 10 章

第 5 章

第 15 章

第 18 章

第 14 章

第 16 章

第 6 章

第 18 章

第 8 章

第 7 章

第 1 章

第 11 章

第 19 章

第 20 章

第 13 章

第 21 章

第 16 章

第 19 章

第 5 章

蒙田, M. , 1533—1592
莫尔爵士, T. , 1478—1535
莫扎特, W. A. , 1756—1791
南森, F. , 1861—1930
拿破仑一世, 法国皇帝, 1769—1821
彼得大帝, 俄国沙皇, 1672—1725
柏拉图, 公元前 427—公元前 347
拉伯雷, F. , 1490—1553
罗伯斯庇尔, M. , 1758—1794
罗西尼, G. A. , 1792—1868
莎士比亚, W. , 1564—1616
西奥朵拉, 拜占庭皇后, ? —547
尼西亚的神学家们, 约 325
托克马达, T. , 1420—1498
伏尔泰, F. , 1694—1778
华盛顿, G. , 1732—1799
沉默者威廉, 奥伦治亲王, 1533—1584

第 17 章
第 3 章
第 11 章
第 20 章
第 12 章
第 15 章
第 14 章
第 17 章
第 9 章
第 18 章
第 5 章
第 8 章
第 6 章
第 9 章
第 15 章
第 2 章
第 2 章



前言

写给孩子们的话

你们当然不会认识费里茨叔叔，因为他在你们出生之前许多年就离开了人世。对此，我感到很遗憾。要是你们认识他，一定会喜欢他的。他很像那些常到中央公园边散步边喂鸟儿和松鼠的老绅士。那些老绅士的口袋里装满了小动物们喜欢吃的食物。鸟儿和松鼠嗅到了食物的芳香，纷纷落在这些好心人的肩头，在他们身上爬来爬去，寻找着它们认为有权享用的东西。

如果费里茨还活着，他该做你们的“名誉”叔父。他会把快乐、善良、宽容和理解作为礼物奉献给这个世界。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总是慷慨地、毫无保留地将这些宝贵的财富送给世人，因为他知道（所有的智者也都十分清楚），唯一真正属于我们的宝藏是我们在朋友们心中留下的印象。

在我出生的那个国家里，人们仍然受着 16 世纪严肃呆板的加尔文宗教思想的影响，但像费里茨这样的人品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所以，尽管我们年龄相差很大，但在米德尔堡老修道院的餐厅里相遇后不到 5 分钟，我们就成为了朋友。

我们之间的亲密交往仅持续了几年，但那却是我有生之年一段最快乐的时光。那段日子是在倾圮的维勒城（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一片普普通通的侯爵领地的首府）那令人愉快的魔力中度过的。城里有着几百座年久失修的房子、许多花园和无数能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东西——这片不寻常的小小伊甸园充满了魅力，以至于我们几乎觉得没有必要再与外界接触。一想到我们可怜的同龄人，命中注定要在诸如伦敦、巴黎、纽约或者里约热内卢那样枯燥乏味、遏制想像力的村落中度日，我们心中便充满了无尽的怜悯。

我和吉米决定在这里住下来后（至少在我们的钱用光之前），便购买了一座舒适的房子。房子建于 1572 年，因此与邻里间那些仍然带有浓重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建筑相比显得不大协调，有些太新、太显眼。

这之后不久,费里茨也决定加入到这群为数不多、但却是真正的智者的行列之中。“一个文明人在什么地方可以尽可能不烦躁、尽可能满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呢?”在考察了从塔希提岛到百慕大所有乐土上的建筑之后,这些人才找到了答案,并得出结论:维勒城是唯一完全令人满意的地方。

就这样,我们那段极为短暂,但非常令人满足的时光开始了。在那段时间里,我和费里茨学到了许多有关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胞的知识,这些知识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在中学、学院和大学里所学到的东西,因为在那些地方,尽管我们亲临听讲,但却并不总能做到思想和精神与身体同在。

碰巧(另一个幸运的巧合)我和费里茨都不真正醉心于某项体育运动,尽管我们两人都同意体育锻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有意义的。这样,我们俩便常常在他那有着高高窗户(在海拔低的国家里,雾气大的地区光线是很难得的)的小客厅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们完全沉浸于这种消遣之中。这令聪慧的吉米惊讶不已。像所有真正的美国人一样,吉米一直对两个人仅仅是坐着聊天——除了坐着聊天什么也不干——便能从中得到乐趣而感到迷惑不解。

然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只想坐在那里聊天,谈论复杂、深奥、严肃的问题;引用明智的、有说服力的论点来解释和试图搞明白太阳系的奥秘以及银河系中错综复杂的问题。

我们可以随意将图书馆历代名人卡片目录中的任何一个名字从小抽屉里取出来,放在一边以备特别研究。然后(最令好图书管理员遗憾的憾事!)如果我们觉得某个名字并不属于伟大或近伟大者之列,就会把他的人名卡片撕碎,扔进港湾。不这样做才蠢呢,处理掉是正确的!

现在我要给你们讲一讲一天上午的事情。那是圣诞节假期中的一个上午,大约在11点钟时,我到费里茨那儿去喝咖啡。我们坐在餐厅的窗户前,望着对面的市政厅钟塔,谈论着我和吉米邀请当晚来吃饭的客人。费里茨说道:“很遗憾我们无法邀请这座古老的钟塔什么时候来喝一碗豌豆汤!它耸立在那里已经很久了,一定见多识广。它肯定能够告诉我们各种不同人物的趣闻,结识这些人一定很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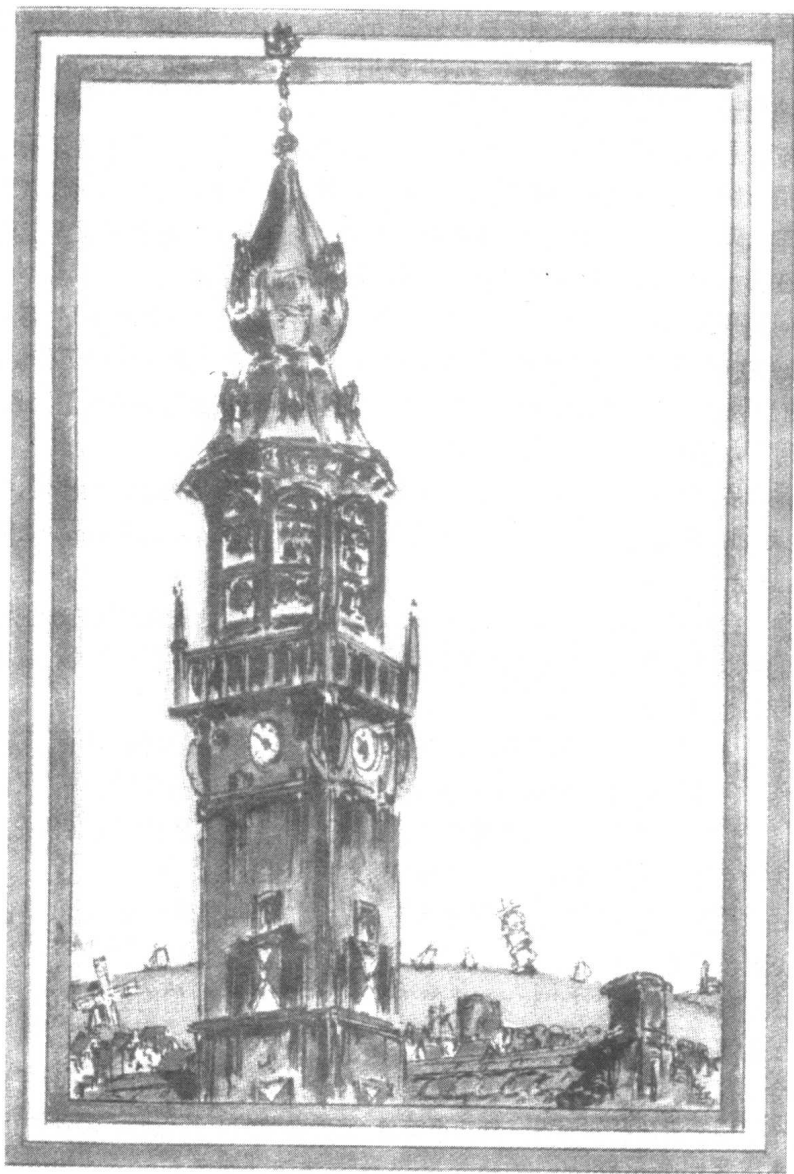
“听着,我亲爱的费里茨,”我回答说,“为什么你、露西娅还有我们其余的人会呆在维勒?实际上我们认为的维勒已不复存在,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想像之中——是‘想像出的现实’。我们已经厌倦了生活中到处充斥着让我们耗费精力的小机械、有形的物品和各种的活动;我们开始讨厌我们所钟爱的现代文明,它使我们感到疲惫,想要喝杯啤酒来解解乏。所以我们来到这里,维勒城没有这些让人耗费精力的东西,我们只面对事实。”

“绝佳的演说,”费里茨说道,“但这与我的想法有什么联系?我是想邀请钟塔来赴宴,给我们讲讲我们想结识的人们的事情。”

这回该轮到我来打断他了:“当我们可以不用多做努力、多花钱就能邀请到最佳者时,还有必要再请二流人物吗?”我问道,“如果我们可以使一座哥特式钟塔来到你的餐厅,坐在餐桌旁,那么邀请一位5个世纪以来一直沉睡在坟墓中的巴比伦君主肯定也是件容易的事了!”

费里茨赞同道:“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那么,”我提议道,“我们就行动起来吧!没有人会阻止我们的。”随后我们便开始把曾



古市政厅的钟塔俯瞰着小镇

希望会见的人和现在打算邀请的人列了个总名单。

这项工作花了很长时间。并不是因为缺少合适的候选人，而是因为要确定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被邀请出席我们的晚宴。起初我们对此严格把关，把人分成不同的类型：好人、坏人，对生活持肯定态度的人和持否定态度的人，喜欢吃煮羊肉的人（我们很高兴地发现这种人为数不多）以及不喜欢吃煮羊肉的人。直到有一天费里茨对我说：“恐怕我们的做法有问题。把人分成确定的类别似乎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都是些无法分开的，善、恶、平庸的混合体。让我